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
QQ:2482071658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|市|故|事

爱情不是躲猫猫

倾诉人:佩瑶

时间:2月17日

方式:电话连线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佩瑶 书豪 媛欣

关键词:净身出户 结婚 迪厅 名牌包

主题:有了这样的备胎,我的日子是肯定怎么都不会如意了。我会莫名其妙地跟老公吵架,一回家哪哪看着都不顺眼,各种找茬。

我出钱打发迪厅女

我把两万块钱放在桌子上,“这是你要的。”

媛欣抽出来点了点,“就这么点?他在我们那存的酒都不止这个数。”

“这是我的钱,他手机一直关机,我也联系不上。”我希望媛欣能见好就收。

“算我倒霉。”媛欣在烟灰缸里摁灭只抽了一半的香烟,把钱塞包里,不太大的手拎包没有显出被撑着的姿态,就像媛欣的意犹未尽。“好好看着你老公。别老让他出来瞎勾搭。”

“吸烟对胎儿不好,高跟鞋最好也别穿。”我不好意思跟媛欣说,我根本不是书豪的老婆,我跟书豪的关系,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。

媛欣又抽出一根烟,“对自己好就行。”

我突然明白,“媛欣怀孕可能是假的。她根本就是想要钱。”

这事放在书豪身上是说得通的。他那种看起来一身膘的大鱼,想钓上钩的人不少。可这条鱼又大又滑,钓起来容易,留住难,要是想从他身上刮点油更难。

“你之前发的那些报告都是假的?”媛欣之前拍了好多医院检查的结果,还有B超单的照片发给书豪,说自己怀孕了,孩子是他的。

“你能不能问点有技术含量的问题?”媛欣一脸鄙夷。

“那些割腕,还有遗嘱的照片呢?”媛欣的这些招数把书豪吓得不轻。

书豪经常关机人间蒸发的坏毛病不是媛欣惯的,但这回却是消失最彻底的一次,别说我找不到,连他的那些生死之交都要报警寻人了。

“殉情是你们那个时代才有的事吧。我们才不会那么傻!”犯傻的人是不多,像我这样的傻子更屈指可数。

这些年来我做的傻事,可以写一个系列。而这个系列的开始,是我遇到了一个滥人,并爱上了他。

7年前,我陪领导应酬,书豪是我们的客户。“英俊潇洒、温文尔雅、玉树临风……”书豪符合我对男人所有的幻想,他的出现,让我看到了心中男神的影子,跟滥人一点都不沾边。

整顿饭,我心猿意马。书豪的一举一动,我都看在眼里,连领导让我敬酒的话都没听见。

书豪主动找我喝酒,“对面的美女,认识一下。”我差点把杯子打翻。领导说以后这个项目由我负责,还让我要多跟书豪学习。

书豪的公司很大,很多时候,和我对接的都是他的秘书。我连他办公室在哪都不知道。

有一次,雨下得特别大。我在书豪公司楼下打车,半天都没等来一辆。书豪正好经过,就送了我一程。那一路,我们聊得很开心,书豪还要了我的手机号码。

净身出户是我提出来的

我没想到书豪会跟我表白,他说我才是他要找的人。

我说我有家庭,还有孩子。

他说他也有过家庭,离婚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也是最错的事。与其过得痛苦不如早点解脱,但没有家的生活让他变得更糟糕。

“不管什么时候,你觉得不幸福或者不如

“记者手记:佩瑶说这段关系让脾气变坏,身体变差。她成天睡不着觉,离开觉得可惜,留下又倍受煎熬。”



漫画 付业兴

意,都可以来找我。我是你最后的港湾。”即使在最美情话的排行榜上,书豪的话应该也可以拿到不错的名次。

有了这样的备胎,我的日子是肯定怎么都不会如意了。

我会莫名其妙地跟老公吵架,一回家哪哪看着都不顺眼,各种找茬。书豪总会及时地端上一碗心灵鸡汤,敞开温暖的怀抱。我离家越来越远了。

净身出户是我提出来的。不管妈妈婆婆怎么劝,我都铁了心要离开那个朝九晚五,只会洗衣做饭,不懂浪漫情调的老公。

“能不能让我每周见一次儿子?”这是我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。“你是孩子的妈妈,想看随时都可以。”老公还是一如继往地宽容,“不怪你,是我不够好。在外面过得不好再回来。”

走出那个家门,我就没打算再回来。

跟书豪在一起,我比以前累多了。书豪应酬多,而且要求我逢局必到。他还给我买了几件衣服,“有你在身边,我觉得特有面子。”

其实我特别不喜欢那样的场合,但为了书豪的生意,我得忍着。他总说,那些都是他的上帝。没有他们就没有他。

敬酒的事最让人纠结。不敬酒,书豪嫌我不懂事,上不了台面。敬了,他又会嫌我殷勤,“一个女人,怎么能主动要跟男人喝酒。”

酒场上的度我把握不好,跟书豪的关系我也跟着困惑。

他好像不止我一个女朋友,关机玩失踪是常有的事。每次只要一联系不上书豪,我就会像神经错乱一样什么事都做不了。

有次,书豪又玩失踪。我上班溜出去找他,结果误了大事。领导找我谈话,我心里的气没处撒,跟领导吵了一架,就辞职了。

“你就是我的全部。”我给书豪发短信让书豪回来。过了几天,书豪回来了。他从来不给解释为什么关机,去了哪里。我问他也只是说是去忙生意。“我们结婚吧。”我跟书豪说,“我是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。”

“我们现在过得不好吗?”书豪让我等等,“结婚是迟早的事”。

这一等就是7年。

我把车藏了起来

这7年里,书豪不再对我情话绵绵,饭局上我也成了可有可无的人。电话关机的次数越来越多,能打通的时候也总是说不了几句就嫌烦。那个我租了7年的小屋,他当了7年的旅馆。

书豪每次回来,如果还没喝到醉,就会上网玩会游戏,使唤我做点吃的喝的。醉得说胡话的时候,我就一边给他擦洗,一边听他说他和她们的故事。

偶尔也能听到关于我的,“佩瑶,给我倒杯水。”他口中的她们,只要一点线索,我就能对上主角。书豪的空间,我每天都要看好多遍。他的手机,只要有机会,我也要翻个底朝天。故事里的她们,要么穿得少,要么嘴巴甜,却都能讨他欢心。

我给媛欣钱的事,书豪很感动。他好像还提到了结婚,但说得太低调,我只隐约听到了关键词,书豪就翻篇了。

而他对我的态度也随着翻篇又回到了从前。那几天,他回来就说累,上床就睡觉。看都不想多看我一页。即使我主动投怀送抱,他也会背过身去,响起呼声一片。

呼声我也没听几天,就听不到了。书豪又消失了。

一连3天,他都处于关机断篇状态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越长,他离开我的时候,我的心里就越慌。真怕有一天他不再回来。

我满城地找他。能想到的地方都去了,终于在一个小区的角落里发现了他的车。

我想过扫楼,反正就这么大的小区。我就每家每户敲门,看看他到底藏在哪儿。可真要找到了又能怎么样?我怕见到他宽衣解带的样子,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身边同样衣冠不整的女人。

我回家拿来备用钥匙,把他的车子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藏了起来。同时藏起来的还有他和她的故事,只要我不拆穿,我们就还有希望。这么多年,我早已在自己的心里建起了一道防火墙,主动屏蔽那些外来的侵犯者,以保护我们那濒临破碎的关系。

晚上,书豪给我打电话,“我车丢了。”书豪准备报警,被我拦住了。

书豪回家拿东西,发现备用钥匙不见了。

“是不是你把我的车开走了?”

我坚决不承认。

第二天,书豪给我打电话,“我看了监控,就是你。”书豪以为我把他的车子偷卖了。

不管我怎么装都没有用。书豪真急了,他放出狠话,不把车还给他,他就不让我活。还会不让我儿子上学。”

身上的几处伤痕

提到儿子,我也急了。为了跟书豪在一起,我没能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。

“敢动我儿子,你试试!”书豪不知是不是被我的口气吓到,突然像变了一个人,“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告诉我车在哪里,我接你去吃大餐好不好?”变脸是书豪的强项,一会儿乌云翻滚,一会又风平浪静,我见怪不怪。

书豪的儿女跟他关系不好,给他打电话除了要钱就是买东西。书豪也不怎么喜欢我跟孩子在一起。在他眼里,孩子都是来讨债的,对他们再好,到头来还会孤老终身。

有几次我答应带孩子出去玩,可书豪却打电话来让我陪他赴宴。

“是我重要,还是你儿子重要?”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就像是先救老妈还是救老婆一样,不能分身,就不能兼得。

儿子生日那天,前夫让我回家给儿子过生日。

我提前跟书豪打了招呼,那天要放我假。“你可以自由活动。”这样的提议应该顺了他的意,反正他的自由活动很多,我不打扰他,省得惹他心烦。

可书豪那天偏偏很早回家。一会要我做饭,一会又让我吃完饭陪他出去散步。

“你不是上故意不想让我回家给儿子过生日?”他的脸上写满了不爽。

“你都已经离婚了,为什么还总想着回去?”书豪可以自己不待见我,却不想让别的男人跟我有瓜葛,尤其是我前夫。

“我只是想找家的感觉。”我逼他跟我结婚。

还是那句话,“急什么!早晚的事。”早晚是多晚,答案是无解。

藏车风波过后,书豪带我去去了趟香港。

在太平山顶,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像TVB剧里的女主角一样,收到男友的惊喜。书豪的眼神从漂亮的导游小姐身上移到我自己身上。

“人家结婚的都有七年之痒,我跟你7年了,你是想痒了还是累了,总要给我个交待吧。”

“回去就娶你。这些年,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。”

太平山上流星雨我没遇到,偶像剧里的剧情却在我身上上演。

书豪还拿出一个名牌的手包,“送你的。”

“这得四五千块吧。”虽然款式有点老,颜色也不是我爱的,书豪的大手笔还是让我受宠若惊。除了陪酒局的那几件衣服,书豪真没送过我像样的礼物。别看他讲排场,请客吃饭大手大脚,但在家用上,他和我分得很清,每个月给我多少,我花在哪里,他都要心中有数。为了挽回点尊严,我也慢慢地做了些小生意,养活自己还能有剩余。

包我一直放在柜子里没有用。我把他当成是一种见证。可回来没多久,我就发现,包没了。书豪说送人了。

“你不是送我的吗?”那里面还装着太平山上的承诺。

我气不过,把书豪的银行卡都藏了起来。

书豪慌了,以为我要以此来敲他的钱,向我发火,还动手打了我。至今我的身上还有几处伤痕。